

旧庭院
老枣树

□孔祥秋

老家的树木，我都惦记在心头。榆树，为樑为梁，最具担当；柳树，绕村依路，风姿绰约；刺槐，让眼里生光，让舌底生津，这些都值得牵挂在心里。但我念叨得最多的，似乎是桃树，虽然桃树在我老家并不多，毕竟是难得的果木之树，多用一份情也是应该的。故乡有一种树我却没说起过，这似乎太不应该。

荒砖乱石，残墙破窗，老家的院子已经不成样子，仅仅有几棵枣树还在。院子里原本是有许多树的，那是我小时候和哥哥一起栽种的。唯有这几棵枣树，是父母更早时栽下的。

枣树，丑而多刺，春天一院子树木该红的红，该绿的绿，这树却是一副傻傻的样子，看起来那么不合时宜。没有春天，没有夏天，更没有冬天，一年只一见，见时，农历八月十五将近，一树玛瑙样的红枣。我和哥哥姐姐们围拢来，转眼间，那满树枣儿就被长长短短の木棍扑打了个干净。树下的热闹就是这么短暂，一切又归于冷清。枣树的秋天也是这样昙花一现。

今年春节我没有回老家，同在小城的侄子和侄女除夕夜来我家守岁，几家人欢聚一堂格外热闹。可我又想起老家那几棵枣树，想起了小时候的春节。那时日子清苦，唯一甜的滋味几乎都是来自红枣。年关近了，母亲将干枣泡洗干净，早早蒸下花糕和花卷子。这些花糕和花卷子大都用来串门走亲，是家中仅有可拿得出手的礼品，是父母的脸面。我和二哥淘气，常将那一颗颗的枣偷偷抠吃了去。母亲为此气得浑身颤抖，手高高地举起来，但又叹息一声，轻轻放下。

那时，只贪恋舌尖上枣泥的甜，哪懂得母亲心头的酸？

小时候大年初一早起，最快乐的事是和哥哥姐姐们给祖母拜年，喊一声：“奶奶，我给您磕头啦。”祖母笑哈哈地应一声，从她身边的小柜子里摸出一个小瓷罐，慢慢打开来，刹那间满屋子香气。每人两颗鲜亮圆润的醉枣，就成了我们的“压岁钱”。每每想到这里，

我常常不由得摊开手，可是掌心里空空的，不见让人醉的醉枣。其实，自从奶奶去世后，我再也没有吃过醉枣。

现在回忆起来，好像没有见过奶奶吃醉枣，也没有见过父亲和母亲吃醉枣。

鲜枣的脆甜，干枣的嚼劲，醉枣的鲜香，是我童年的贪欢，那时常常怨父亲把一筐一筐的枣推到集市去卖掉。父亲什么也不说，只是用他粗粝的大手，轻轻抚摸一下我，我还很不高兴地将头扭向一边。

花的开落无声无息，果的孕育也不言不语，一辈子从不说自己的心事，却把最好的结果给你。这多像是同一屋檐下的亲情？多少年又多少年后，我一城一城地漂泊，渐渐地悟得这些。

我不喜欢喝茶，没有人知道这与红枣有关。其实，在我的心底是有茶香。小时候，家中没有茶，母亲便将几颗干透了的大红枣放在锅里慢慢干炒，等炒到泛黄微黑，然后投入到暖水壶中。父亲从田里回来，我放学回来，满满当当一碗“焦枣茶”，透着甜，泛着香，就摆在了桌边。这是我人生最初的一味茶，这也是我心头的最后一味茶。

枣树，为什么不念叨？其实，就像我永远记不住父母的祭日，这是一种无意识地回避，是因为太爱，太心疼，太想念。

树木，是有大智慧的。要成材的，向高向壮，是为了更大的担当；要结果的，枝丫纵横，是为了更多的背负。枣树，不争春风，不弄颜色，却一步一个脚印，踏踏实实地经营日子，知道自己要承担更多，也就枝干如铁。可这冷铁表面之下的枣木，却是红色的，是一种有血有肉的红。

惊蛰，那冰水中，那泥土里，有许多醒来，甚至那天空中都有许多的远去，或归来。我是醒来的，还是在梦里？枣树，默默在故乡；我，默默在他乡。



人类再深刻，也没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深刻；人类的创造力再丰富，也不及大自然的轻轻点拨。大地的隆起与沉落，悄无声息地改变着这里。万物在自然的流动中变化，散发出荒原的远古魅力。时光仿佛在某一时刻停滞并倒流，在这里写下两个字：奇绝。

一个大脚掌矗立在这里。说它矗立，是因为它高大近百米。在我的想象里，一个巨人，躺在山脊下，只露出一只脚。他懒得动弹，只将这个脚掌置于拥有同样脚掌的同类面前。一千人马已经在这个被称为“老掌沟”的地方穿行了近一天，疲惫不堪，才得以看到了这大脚掌的绮丽容颜。

站在这里远眺，山岭重叠、沟谷纵横，谷底有一条绵延不绝的小溪流，潺潺流水的溪旁更有大量泉眼喷涌而出，当为白河支流黑河之源头。峡谷南麓长满野生的白桦，北麓却是旖旎的野草。据称，此处海拔在1400米至2000米之间，昼夜温差颇大，由此形成了独特的小气候。沟内通行的道路的确非常难堪，各种U型沟、炮弹坑，高高低低此起彼伏。复加四季不同变换的别样风景，就此成为了越野一族的不二之选。

报话机里传来领队的声音：“大家吃饱了喝足了也看够了，现在准备启程了。”在这不见人烟的林海峡谷里，手机是没有信号的，彼此联系全靠出发前配备的车载报话机。饭馆也是没有的，干粮和水均需自带。

心跳加速，一阵莫名的兴奋袭上心头，因为前面就是“好汉坡”。它一定正在张着“獠牙”，以斜躺45度角的姿势，虎视眈眈地等着我们。在到达“老掌沟”之前，我们已经翻越过“小汉坡”，个中惊险滋味，已经让人心惊肉跳。这“好汉坡”又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呢？

思绪里掠过许多念头，正是大自然中所蕴含的那些超人力量，才创造了这多姿多彩的自然景观吧！想来人们大都喜欢空中的蝴蝶，不太喜欢地上的爬虫，所以不能蜕变就不能飞翔。对于“老掌沟”来说，人类发明的机械动力，即是蝶变、即是飞越的翅膀吧。

风呼啸着，掠过车子和我们的身子。我手脚并用，抓牢和蹬牢车内的必要之处，随着车子一点一点地向上挪动。侧目向下探望，感觉还在谷底；复再向上探望，依然遥不可及。同行者喊“加油”的声音，淹没在发出怪声的风里，只有落日晚霞和漫天的白云，似在为我们加冕。

山间的风把已登顶和未登顶的人吹得趑趄趑趑，可人们浑然不觉，只是两眼紧盯着“好汉坡”，心已经提到了嗓子眼。眼巴巴看着“好汉坡”上的好汉们，全神贯注、小心翼翼地驾驶着各种颜色的车辆，晃晃悠悠如乌龟般爬行。时间仿佛停止了。人们大气不敢出，仿佛咳嗽一声，车子就会如风吹树叶一样，滚进两侧深不见底的峡谷里。

此时此刻，只有三个字：生命力。一次不行，那就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这是一路上说的和听的最多的话。还有，肾上腺素，还有疯魔、狂野，还有山山岭岭、沟沟壑壑。

穿行，穿行，一路向北。穿行草原，来到乌兰布统。一路听着领队从报话机里传来“左蹬腿、右蹬腿、甩缰绳、地板油、放胎气、关空调”的指令，只为来到《还珠格格》的拍摄地，看看“小燕子”是如何伴着白云在草地上翩翩起舞的。

这儿的山坡起伏起伏，山势高高低低，都被绿植染成了青葱色。草原的美，自是离不开白云的衬托。天青色等烟雨，烟雨之前尽是白云在飘。那白云是真的白，没有杂质的白；那绿色是真的绿，没有杂质的绿。牛儿、羊儿在低头啃食。偶见有零散的马儿，由于人类的叨扰，它们已成了见多识广的主儿，车在身边根本不在乎，连按数声喇叭才会动一点儿，一副“我的地盘我做主”的样子。

这是我从没有过的越野经历，用惊心动魄形容不为过，用惊险刺激形容也合适。出发前，是没有思想准备的，只当会是一场普通的旅行。直到一路上车子剧烈颠簸摇晃，车内人像撞核桃般发出声嘶力竭的呼喊，伴随着车子吭哧吭哧的喘息声，这才让我如梦初醒。

这个大家庭是由十数辆车、十数个家庭组成的，彼此之间由陌生到熟悉，再由熟悉到亲昵。尤其令人欣然的是，其中还有我任职的大学的两个学生，他们一个学中文、一个学美术。虽然他们上学时未曾与我单独见过，可师生一旦在外地相遇，就自然而然觉得格外得亲。同样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，队伍里有一位最“牛”女司机。

倒回去，从头再来。穿越如此，人生亦如此。在这看似寂静的山谷和草原上，就这样流动着一群不甘寂寞的灵魂。如此的流动，既蕴藏着过去，也指向未来。他们知道人生的所有答案，首先存在于大自然的奥妙中，更是握在自己的手中。因为这真实的力量，远远大于完美的力量。因为我们每一个来到这里的人，不单是过客，也是归人。

我把《牧歌》《天堂》《草原之夜》等悉数唱了一遍又一遍，我要把我的歌声留在草原上，我要把《敕勒歌》留在草原上：

敕勒川，阴山下。
天似穹庐，笼盖四野。
天苍苍，野茫茫。
风吹草低见牛羊……

一路向北

□牛钟顺